



延安求學記

馬國昌 著

延安求学記

馬國昌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9年•武汉

延安求學記

馬國昌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漢解放大道39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汉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耗 3 $\frac{1}{2}$ · 3 $\frac{5}{16}$ 印張 · 2 插頁 · 66,000 字

1950 年 3 月第 1 版

195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95,210

統一書號：10106·273

內 容 提 要

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是我党长期以来的光荣傳統。这部革命回忆录，就是以抗日战争期間延安大生产的历史为背景，描写了抗日軍政大学第七分校如何通过劳动鍛炼的办法，培养出了大批革命青年的故事。

作品真实而生动地記述了冀中八路軍某部的一批战士和从敌占区逃出的知識青年，在抗日战争后期，奉命前往革命圣地延安抗大学习时，在途中所經歷的种种艱險和到达延安后的学习情况；就在这一段不平凡的行軍和不平凡的学习过程中，这一批青年战士經受了战斗和劳动的严酷考驗；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教导与培育下，最后终于成为了具有共产主义品質的新人。

.....这部作品对于广大青年來說，是很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材。

目 录

开头.....	1
一、意外的命令.....	2
二、我們第五班.....	11
三、向延安挺进.....	22
四、三件宝.....	37
五、豹子川.....	48
六、大学里的第一課.....	67
七、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82
八、丰收.....	90
結尾.....	99

开 头

同志！你們都讓我来講个故事，我口笨舌拙的，講什么好呢？想了好久，还是講个到延安上大学的故事吧！这是一回极平凡的事情，不知你們是不是爱听？不过，这里面所講的事，都是我亲身經历过的；这里面所說的那几个人，都是我們在一起生活过的老战友，至今他們好些人还在不同崗位上生活着、战斗着，有的战友，虽然已在那艰苦的年月里牺牲，但是他們的样子，还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这个故事，还得从一九四二年的初冬說起，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正火热，希特勒匪徒正在向苏联和平的国土上到处进犯着；在我們中国，日本强盜，汉奸走狗，正向我們各个抗日根据地进行着殘暴的圍攻和扫蕩；蔣介石、国民党的大批軍隊，却勾結日寇，里应外合，封鎖和圍困着咱們的边区……

那时，在我們紅色首都——延安，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一面指揮着全国人民英勇不屈的抗击着敌人；一面又在那极其殘酷的环境里，劳动生产，自力更生。

我們的革命事业，更加发展壮大着了。



一、意外的命令

我記得那是十一月五日的夜里。冀中平原上剛剛下了第一場薄雪，天還不算怎么冷，雪落下來，轉眼就化成了泥水；黃泥土路很滑，風很大，到處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見。就在那天夜里，我們的團部帶着五個連，打下了平漢綫上的定縣車站，打死、活捉了六十多個日本鬼子和偽軍，得了許多的武器和物資。

仗一打完，为了不叫日本鬼子來報復，我們立刻就來了個“化整為零”，緊急撤退。

我們從定縣穿過安國縣，背着勝利品，摸着黑，踏着泥濘的道路，一氣走了八十多里。臨天亮時，我們才趕到安平縣一個叫楊各莊的村子里。人們又餓又累，那時，我還是一個剛滿十六歲的小伙子，非常好睡，一到休息時，困乏的連眼也睜不開，一扎頭鑽到房東家的地洞里，就甜蜜地睡着了。

不知過了多久，突然有人在用力推我：“小郭子，郭長同

志！起来……”我呼噜、呼噜的打着鼾声，根本没听见。“小郭子，有事！——有事，快起来……”叫的人着急了，把我的头抱起来，使劲的摇晃。

我这才醒来，一骨碌就爬了起来，顺手把我的步枪抓到手里，机警的问道：“什么事，有敌情吗？”

“看你这个迷瞪劲，有敌情，恐怕当了俘虏还不知道哩！”叫我的连部通讯员。他叫田子，和我一般大，平时尽爱嘻皮笑脸的跟我耍斗，我一看是他，同时我又实在太困了，所以不知不觉又躺了下去。

“怎么搞的，连命令也不听！快起来，团部找你谈话。”

“团部找我谈话？”我一面赶紧起来，一面心里纳闷：“团部找我谈什么话？”我看看通讯员小田很认真，知道他这不是开玩笑，就问团部的地址。小田正经地告诉我，团部在彭家营，离这里只有七里路，顺滹沱河向东走，进了村往东找找，靠右边第三家一个用秫秸编的大门，门口有棵大槐树的就是。

连部怕我在路上暴露军队的目标，特地给我换上了一套便衣，穿的是黑薄棉袍，头上包了块紫花布手巾，又向房东借了个粪筐和粪杈，象个拾粪的小孩子。

我向彭家营去时，天已大亮，树上地上都披满了一层层的白霜，滹沱河水向东流去，河边冻上了一片片象玻璃一样的薄冰，太阳一出来，照的到处亮晶晶的格外好看。我觉得非常精神，那股疲劳劲，不知跑到哪去了。

我沿着滹沱河边走着，心里还不断的琢磨：“团部找我干什么呢？有战斗任务？不会，有任务也不会叫我一个人去呀！莫非是我们的随营中学又要开学啦？也不可能呀！这个炮火

連天的年月，哪还有什么学习的机会？……”

我走着想着，想着走着，不知不觉的已到了彭家营。村子不小，破烂的平頂房和小土屋，一个挤靠着一个；街道很窄小，村口上的树木，早被鬼子砍完了。我按照通訊員告訴我的地址，走进街上来。在窄小的街道上，我从右边的第一家数起，数到了第三家，果然在一棵大槐树底下，有个用秫秸編成的大門。院牆又矮又小，破破烂烂的关闭得很紧。

从大門縫里望去，里面是四合子房圍着的小院，小土屋虽然都很老旧，却滿坚固、干淨。

团部真就住在这里边嗎？我看看四周沒有来往的行人，就輕輕的拍起門来。

“拍——拍——”既沒有人回答，也沒人走出来，难道我記錯了人家？

我正抽身要走，門响了。

从半开的門縫里，露出了一張头发雪白、皺紋密布的臉来，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善良的老奶奶。

老奶奶雪白的头发沒留下几根，衣服穿的破破烂烂，滿身瘦巴巴的，大概已是八十开外的老人了。她問道：“你找誰？”

“老奶奶！你們这里住有八路軍嗎？我……”

老奶奶一听，忙搖搖手說：“孩子，咱家里怎么会有八路軍呀！这个兵荒馬乱的年月，誰还敢藏八路呀！”

“老奶奶！你不要瞞我，我就是八路軍，我找……”

突然，門“碰——”地关上了。难道是我記錯了地方？我真怪通訊員和連首长，他們为什么不把口令交代清楚呢？

我只好順街向东毫无目标地走去，快出村东口时，突然

背后有一个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拍我的人打量了我一眼，問清了我的番号后，責备我說：“你不要在街上乱轉，为什么来时不把叫門的口令和暗号記住？跟我来！”

看样子他是我們部队派出的街头流动哨。

他还是把我帶到那棵大槐树底下的那一家去。

这个人在門口的木头上，用磚头重重的打了五下，又說：“老大娘！你有雞蛋卖嗎？”

“有！”門开了，开門的还是那位老奶奶。

不过这次开門，可不象剛才那个样子，她一面笑着，一面用力的把門拉开，我随着老奶奶走了进去。

剛走了几步，老奶奶回过头来，擦着她那量花的老眼，亲热的拉着我談道：“孩子！別怪你奶奶，这个年头，事事得留个心眼啦！”我一听这話，忙說：“老奶奶，你做得对呀！”

老奶奶把我指向了她的南屋西間里。

我向南屋西間走去，我想团长、政委他們一定住在这里，可是我把門帘掀开一看，誰知团长和政委都不在，只有一个穿着軍服的人坐在炕上，正和房东的孩子剥玉米的粒子。

这个人是个大个子，寬臉盘，厚嘴大唇，濃眉大眼的滿帶勁，只是他那臉上有点黃蜡蜡的，象是剛得过一場瘡疾病的。

他是誰呢？不管他！反正是个首长，我走上去，行了个軍礼：“报告，我来了，我叫郭长，首长不是要和我談話嗎？”

那个人還沒顧上和我談話，房东的小孩却格格的笑起来，他这一笑，我才发现我穿的是便衣，怎么能行軍礼呢？

那个人从炕上跳下来，笑嘻嘻的，低声慢气的向我說：“小鬼，到炕上来暖暖吧！我不是团首长，我也是被召来談話

的！团首长在北屋开会，等会就来……”

我一陣臉紅，就坐在炕沿上，低着头剥起玉米来。

在剥玉米时，我发觉这个人的手很大，两个大玉米棒子放到他手里，唰唰的一下子就把粒子剥光啦！我赶都赶不上他。

不一会，我們团里的赵政委进来了，因为平日里行軍、打仗常在一起，我認得他，他一进来就說：“嗨！你們俩都来啦！”說着，也坐到炕上来，一面剥玉米，一面和我們拉起話来：“你俩还不認識吧！来，我給你們介紹介紹。”政委指着那个大个子軍人对我說：“你不認得嗎？这是咱全团有名的战斗英雄楊永生，三連的副連长。”說着又对那人問道：“怎么样？伤口还没好？臉色还有些不大好看呀！”

我一听是战斗英雄楊永生，心里可乐啦！提起楊永生哪个不知道，他是我們团里最有名的人物，他負过五次伤，立过六次战功。特别是在上次敌人“五一”大扫蕩时，他領着一个排，在安平县的角丘鎮附近，为掩护老百姓和部队撤退，打了一天两夜，一个排抵擋着五百多个敌人的进剿，几天几夜水米沒沾牙，子彈打完了，全排最后死的只剩下两个人。当时的战地到处是血，到处是死尸，他負了重伤，敌人的子彈打穿了他的腰部，可是他沒有死，他咬着牙，忍着痛，坚持战斗着。究竟是寡不敌众呀！他終于被敌人俘擄了，凶暴的日本鬼子，打的他死去活来，他都是一字不吐，敌人把他关在木籠里，他又組織了木籠中的共产党员們，活动了所有被俘的人員，打开了牢籠，打死了站崗的日軍，爬回部队里来……

政委見我呆头呆脑的在想什么，跟我說：“小郭子，今天叫你来，想跟你談事情。……”我心里又“冬冬”的发跳起来。

他說：“你年紀小，原來又是在隨營中學里學習，組織上經過慎重的考慮……”

我吃了一驚想：楊永生副連長傷口未好，很需要再休養休養，我年紀又小，八成又是動員我倆轉到地方工作，或者暫時“堅壁”起來，沒等政委說完，我就急忙的插了嘴：

“政委，我已經是十六歲的小伙子啦，還算小嗎？你別說啦，就是死，我也不離開部隊去當老百姓……”

政委被我這一說，給楞住了，然後他忍不住的笑了起來，他拍着我的肩膀說：

“小家伙！不是命令你們回家，而是命令你們去學習。”

“到哪裡去學習？”楊永生問。

“到延安。”政委答。



“政委，到延安太好了，我一定去……”

到延安去學習？我可萬萬沒有想到呀！我真是打心眼里樂了起來。延安，延安這是多么吸引人的字眼呀，那裡是我們黨的中央的所在地，那裡住著我們的毛主席呀！

我沒有管政委和楊永生正在談什麼？性急的拉着政委的手，說道：“政委，到延安太好了，我一定去，一定叫我去吧！”

這時沒有想到楊副連

长却向政委說：“政委，能到延安去学习，当然是好，可是眼下咱冀中的环境这样残酷，老百姓整天在日本鬼子的刀尖上过日子，咱們军队担负着重大的任务，正是用人的时候哇！叫我到大后方去安闲的学习，我实在有些不乐意。我是一个党员，在这个骨节眼上，我能甩手就走嗎？”

是呀，我太冒失啦，怎么刚才我就那么不自觉地，只图自己的乐意，連这些都没有想到？唉！我真后悔自己刚才說的話。

政委他却不同意这样認為，他說：“学习也是个任务呀！学习并不是为了个人！虽然咱眼下的环境不好，咱部队的担子重，老百姓生活还很苦，可是，咱不能不为下一步打算呀，我們的革命事业大呀！将来咱們还要解放全中国，这得需要千千万万的干部呀，讓你們学了更高的革命本领，就是为了革命啊。共产党员应当把学习当成一个任务去完成。你們在后方，越是想到前綫同志們在艰苦环境下战斗，就越应当加倍的锻炼……”

政委苦口婆心的講話，把我們的思想都說通了。

他还告訴我們，党中央有指示，要决心抽調一批优秀战士、战斗英雄去延安学习。并說凡是原来的冀中的随营中学，和“抗中”等学校的学员，都要到延安去。全团里抽調的人，有的昨日夜里，刚打完定县車站就走了，现在就剩下我俩还没走，这样，为了赶时间，就要我們白天通过封锁綫，混过平汉路，进入冀西山区，到晋察冀軍区去集合。

我們經過了短促的手續交代，就要出发了。

• 为了白天混过日寇的耳目，团政治处給我們弄来了两张伪“良民証”，还找了个独輪的小木車。小木車上面装上了一

大車白菜，叫我們穿上便衣，由楊副連長推車，我拉車，我倆裝成兄弟模樣。我們“哥倆”，白天要穿過敵人的封鎖綫去。

臨走時，政委向楊永生說：“你可記住，小郭子從小在部隊里長大，沒有當‘良民’的經驗，通過封鎖綫，你要多照顧他。”

“放心吧！首長，沒錯。”楊永生一面答着話，一面又停下來收拾車子，他把幾顆烏黑的手榴彈和手槍，藏在白菜底下。

我們推着獨輪車子，已走出村子老遠了。我回頭望去，政委還站在村口望着我們。想想此時要離開故鄉、部隊、我的首長，我心里難過起來。一扭臉，我的熱淚，簌簌的流了下來。

楊副連長見我哭了，還以為我有点胆小害怕，就對我說：

“小郭子別怕，這路我熟着哩，一切有我哩，只要看我的眼色行事，沒有錯，這路我熟着哩。”

這路，他確實最熟悉。

在路上，楊副連長向我談起了自己的身世，原來他在很小的時候，就死去了父親，只有一個患了半身不遂病的老娘，和一群不懂事的弟妹。老娘坐吃坐拉，一大家子的全靠楊永生一個人操持，六七張嘴等着要飯吃呀！為這個，老娘急的哭瞎了眼。

楊永生在十二、三歲上，就被舅舅介紹到保定一個手工作坊里當學徒，學織馬尾羅，孩子小，手又笨，掙不上幾個錢不用說，那胖虎虎的掌櫃的還天天打他，罵他，一有点過失，不是罰跪，就是頂磚，苦熬了三年，他又跑了回來。後來，他娘也死了。從此，楊永生就在石家莊到完縣、唐縣的冀西山區里，來來回回給人家腳戶行里沒死沒活的苦干。生活使他慢慢的懂得了：只是老老實實的苦干不行呀！不把那

些財主們搞倒，咱窮哥們一輩子也翻不過身來。他認清了自己應該走哪一條道路。“七七”一事變，他馬上參加了八路軍，如今他成了戰鬥英雄，光榮的共產黨員了……

我們就這樣一邊走着，一邊談着。

我們推着小車，走過了無數條封鎖溝和崗樓。

過平漢路日本檢查站時，是一個早晨。

我倆混在趕集的老鄉們中間，裝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去。楊永生悄悄地對我說：“這裡查得很嚴，要當心！”這時，我聽見日本鬼子在前面大聲吆喝着什麼……

在嘈雜的人聲中，我倆擠在人群中往前涌。

到了崗哨前，一個留短胡子的日本鬼子，賊眼溜溜地打量着我倆。不知怎的，我的臉一陣發熱，真想撲過去跟他拚了。突然，一把亮閃閃的刺刀橫在我倆面前，我猛地一驚，只見這個日本鬼子猙獰地笑着，雙手橫握着上了刺刀的步槍，說：“八格牙路！不許走！”

楊永生裝出不懂的样子，放下了小車。

“良民証有沒有？”一個偽軍走過來問。

“有，有！”楊永生把良民証送了过去。

想不到日本鬼子走過來，一把搶過良民証，用眼一瞥，吼道：“哼！你的！八路軍的！壞東西！”

我沉不住了，握緊了拳頭。

“良民証是假的，哼！”

我的臉色刷地變了……。

（插图：顧炳鑫）

二、我們第五班

“太君！良民証是真的！”

楊永生暗暗向我使了個眼色，不動聲色地站在日本鬼子的面前。日本鬼子又問：“你們干什么的？”

“做小買賣，去趕集的！”

“他是誰？”偽軍指着我問。

“我的弟弟！”楊永生接着又說，“良民証是真的，如有半點假，你們可以‘刺拉刺拉’！”他用手放在脖子上，裝出殺頭的樣子。

日本鬼子又閃動着兩隻賊眼，好象找不出什麼証據，就收起刺刀，說：“八格牙路！滾蛋！”

剛巧後面的人一涌，楊永生拿了良民証，推起車子就和我一起來進人群中了。過了檢查站後，楊永生才責怪着說：“你呀！太不沉着了。日本人的那一套，是只能騙騙小孩子的。你想，他連拿在手裡的良民証都沒有仔細看，就說是假的，分明是欺嚇我們一下，想抖出我們的底嘛！”

讓他這一說，我才覺得自己太不懂事了。

我們從冀中平原到冀西，一鑽進山裡來，環境就大變了，這真是兩個世界呀！我們再不要提心吊膽，喬裝打扮了。



“太君！良民証是真的！”

这里是咱晋察冀边区的后方，虽然鬼子也常来“扫荡”，但环境是安定的多啦。

沿路上，我們看到了穿着綠色軍衣的战士們在山头的工事里站着崗。走到一个小村鎮里，我們还碰上一个熱鬧的集市；卖杂货的、卖土产的、在街头上演戏的宣傳队、飯館子、小客店……样样都有。

在冀中过了一年地洞里的战斗生活的人，乍一看到这种景象，再一想到我們就要去延安，真叫人乐得不得了。

說来真不凑巧，我們走遍了完县、唐县、行唐县的山村，到处打听不到晋察冀軍区住在哪里。我們每到一个地方一打問，不是“說不清”，就是“剛轉移不久”。

真叫人急的不得了。

走了半个月，正是一九四三年的元旦日。我們终于在灵寿县的陈庄鎮找到了軍区，軍区很快地把我們介紹到离这里有二十里地的东沟。

在东沟这一帶，住着我們赴延安学习的青年大队。

要去延安学习的青年人可真不少呀！足足有六七千人，